棗林雜俎

棗林雜俎 仁集

逸典

群忠備遺

白門語錄

鹽官談遷孺木著

逸典

金陵對泣錄

甲申長安陷光祿寺署丞膠州高弘商困賊中脫歸秋末省其兄相國備述前危故錄之

三月己丑朔甲辰 上召考選中外官三十三人於中左門諭曰國家多事南寇北胡關寇已薄固關雖無確報可謂迫於門庭朕已修省待咎此時何以撲勦何以安人心何以生財何以足用爾等其熟計之滋陽知縣黃國琦首對曰賊之驕縱於招撫從來招撫無裨於事因請收拾人心及用人之要 上問安人心曰安人心不難在於聖心聖心安則人心自安云云 上首肯筆記其名又問生財對曰今生財云加派

云捐助俱非也豈可一而再再而三乎　皇上遠慮宜搜內藏盡所有以為外用　上又首肯因問用人曰天下未嘗無人但人未必為用云云

上大是之立除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畢俄傳外札　上手拆閱訖命皇遂退各官不敢散已傳旨吏部官翰林官何不與坐以楊學士觀光林中允增志侍班不坐也　按侍班閣部等大條例不坐而馮臆所說本於黃國琦面述或艱難時特禮時閣臣皆坐云已設坐未得命耳

駕回宮各官乃散後知傳札以賊至昌平也各官環閣臣於御河橋楊觀光等責以城守事魏藻德曰大家作靠不得一人是日內閣謀庶吉士　東宮日講官劉理順何瑞徵講論語首章未竟　東宮汎吟曰不亦樂乎不亦說乎二乎字可玩因視兩講而笑以並於思也講官亦咲

賜茶退

夜二十刻部推左懋泰戎政兵部右侍郎總督城守未報

乙巳閉都門時傳吳三桂兵至不知即賊也　夜攻阜成門平則門并廣寧門彰義門西便門漏二十刻砲聲漸亟砲實内向人不知也丁夜復砲愈亟賊環攻有　旨城堵尚虛一千八百有奇守卒俱稱無餉襄城伯李國楨不登陴

丙午巳刻賊入阜成西便二門人不知也

丁未昧爽市人云宮女出西華門或傳　聖駕昨出城辰刻宣武門北順城門有内臣戎服可千騎云王太監救火呼開門荅以鑰在中府曰亟碎其鎖擊之未碎或云前門正陽門閉遂沿前門弘商覘見至則被矢砲不可近自公生門入長安右門還宮　巳刻賊入宣武門肆殺掠内臣被禍尤慘李自成躬承天門題榜矢中天上馳入宮午刻偽示五城蹕車駕

戊申午前内傳　先帝自盡於煤山偽諭明朝文武大小官員俱限次

日赴各將軍帳下具職名策冊送覽願復官者量才擢用不願復官者
革職為民准給路引即放回籍敢有匿而不報兩隣不舉長班房主一
併誅戮特諭自是各官俱分投職名權將軍李友家自巳至酉共報七
十三人劉斯球等其去者以革職回籍也主賊錄職名籍貫履歷寫合
僮婢長班錄訖皆驅對鐵錮之工部侍郎陳必謙不即入拳以與杠
己酉　先帝后移東華門席舍兵部武選主事大足劉養貞出私錢八
千得柳棺殯之　先帝不幸時首露髮右足靴身布短後衣胸題朕既
喪國無顏冠冕見人是日同　先后長椅舁出　先后衣箭甚膚〃舁微
傷其裳緞結襪三日賊出梓宮一丹漆一黝漆改殯焉　先帝沖天冠
龍袍玉帶漆金靴　先后袍帶亦如之　定王騎騾來臨不敢哭而去
次　東宮亦騾至青衣裹帽頭觸地良久雖不哭隱痛不能起賊擁去
諸臣臨哭可四十餘人臨而不哭者三十餘人養貞日侍側哀毀被執

至李友處友據王宇衡衖許錦衣宅年五十餘性凶悍所錮各官許家人傳餐即其面而入出即去之

癸丑譚英李友傳各官各據朝本見朝光祿寺監事林蘭友問朝本何若有佐史吳某云紅摺黃面開職名朝見蘭友如其言餘做之刑部尚書張忻言黃摺非所用付紅單職名人多從之酉刻李友列騎七十三隊隊騎各五露刃押出各臣赴寓舖偽將劉宗敏拘各臣千六百餘人獨多丁夜叱起俱蓬垢予匹馬　騎飛驅入西長安門出東長安門過御河橋皇王夾道進東華門至此始知非朝也至會極門牛金星深衣盤坐棕毯上面東向右侍郎宋企郊亦盤坐金星側北向金星授縉紳錄一部硃筆點唱先令甲科打躬餘謫鄉貢論高聲以應或托疾令扶候合選即圈於錄上赴部聽銓注否且回各營奔仆數人

乙卯又選各官昧爽騎由午門入會極門牛金星朼坐授注官面西向

米企卯亦杌坐如前唱選須名者令候會極門否則出東華門或令出
西華門不解其故蓋東皆回營西皆斬於門外凡七十六人多勳戚
丙辰各營拷職官追贓內臣加炮烙尤慘劉宗敏家論官大小勒限贓
完日釋之李友張　菖　等各混拷不勒限李友家七十三員選用二
十九人聽其自捐夾傷十之四劉養貞再夾再呼　太祖高皇帝追四
十三金又銀盃二又徵之不應曰盜死我也　王　郁等杖斃黨
崇雅除通州倉場侍郎宋謡李友角巾綠衣諸人就問竟處額不答中
書科舍人吳橋沈　始被拘佯風疾時呼流賊來殺流賊顛狂潦倒
隻受鞭不之拷四月二十二日同釋
四月戊午朔乙丑黃紙傳二十七日即位塘報吳三桂舉兵偪京師戊
辰李自成馳偽勅及吳襄手書招之至天津碎其勅擲又書不啟斬從
使四人釋回一人偽勅自李友家發李自成聞斬使大怒召李友等點

兵站隊站隊即出師也

庚午李自成僭　東宮二王及吳襄東行賊將祥符李肖宇失其名寵任在劉宗敏李友等下掾吏部郎左懋泰宅從自成敗歸述其本末云前哨至通州東值吳氏兵失三十騎至天津西　防禦使張若麒巡撫黎玉田李希沆各迎自成甚喜若麒疏薦三桂自成所過各官道迎自成亦跪　東宮乘騾值各官問其新舊見舊官泪下手指其心曰甚利害須耐見新官色喜曰真爾主也善事之舊官或稱　殿下揮止之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何固執不下我使可殺劾可辞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養馬私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弑我君父俘我家口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日尚賴將軍奸人挑撃幾喪

大事　先皇帝自盡非我偪也　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項並跨騾出
吳裏曰兒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　先皇帝卽自經兒知之乎及入京
召我大內同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怒曰非我父
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報而甘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擲
之裏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　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　東宮默然
良久自成勸通語　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
在三桂哭曰唯主命馬上謝萬歲又叩裏首自成令　東宮同裏回營
自成曰將軍亦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三桂
亦下馬各拜云我君臣幾誤於人言此後藉重將軍不淺容朕再謝三
桂辭拜竟如主臣禮自成因問守榆關之策答曰往關外有八城可恃
今八城亡關外失險臣因其難守奏請入關　先皇帝疑焉以臣家口
入京俾臣守關如戎馬至關未易守也必先收入關爲上策自成曰然

卿藉將軍圖之三桂謝不敢且乏兵餉自成曰兵餉易易耳我兵三十七萬留騎十萬金四十萬資將軍功成當厚爵相報三桂頓以身任自成曰朕回營即發劄付將軍三桂又謝請往登關門指示形勢許之至關閱城又出埀一片石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　東宮左之三桂右以　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滿望三桂即起抱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兵夭逸晦賊方解甲不備北兵突擊賊洶懼大潰追殺亡筭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上饒李肖宇口述肖宇亦侍宴其所御萬三千人纔還騎十七危人一家丁二云經戰十三年未有如此之敗者人馬擁塞自相跆藉爲余述生言之猶爲魂悸

癸未午刻李自成回京入德勝門被蟒手白布拂面從馬約七千匹列東華門二十騎自御道入東華門前一賊抱嬰兒不知誰也初賊兵或先歸問以自成曰死矣都人幸甚從逆各官聞之大恐僞銜封署並滌

去已偵自成將至仍題新衘吳襄支解於天津之西

是日故學士楊觀光何瑞徵光祿少卿李天經李延鼎同鴻臚寺官八人勸進自成曰事且緩何登極之有劉宗敏偽舉曰已有旨明日登極各官可出料理各官退宗敏與自成爭語敏曰爾十幾年辛苦一旦敗壞若不登極何以回關中自成默然李友佐史吳某說甲申果登極殊草草哉　太廟主早燬從此褒民居運入大內為焚具

丁亥卯刻賊出阜成門留卒七百餘人入大內及各巷縱火　李友家有　部主事　自經吳橋之

先是四月二十二日西華門外粘示紫筆云本鎮匡復等情時吳三桂尚在天津

高弘啚拘李友家被夾勒四百金見李友日醉擁婦女啼號不惜也詹事張維機主事蕭鴻基至夾其首張尚書鳳翔前出獄被拘勒四百金

不決
李肖宇故祥符諸生陷賊中 久矣據左懋泰宅懋泰避宅役通款招高弘啚屢候之肖宇因言從賊 久猶在人下欲乘其敗圖自成不果弘啚遁出京亦肖宇資遣之

定策本末

甲申四月京報絕月餘留都疑沮十三日有中人夜至内府云京師三月十七日失守餘不能詳翊辰張總憲藐山以御史周元泰朱國昌郭維經米壽圖至高司農硜齋所值他出候之而硜齋值徐魏公弘基於皇城下亦聞之矣少頃硜齋及史尚書可法侍郎呂大器姜詹事曰廣等俱集議監國首 福王或云潞王時並僑淮安或云惠王在漢中或云桂王在廣西然遠不即至也高張之意屬於雒陽史頗不然之意在衛輝恐北耗未確遂遣將絕餓 奏差回自都下云三月十六日丐服手

萊寉出京夕砲聲遠震迨旦寂如餘不知也諸人唯唯守制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栩城雷演祚亦召至各散是夕還上硜齋書乞遣部曹往淮揚遴選兵暫還留都聽旨至京師得奏之凡三元平不改元往不復艱貞元吉勿恤其孚於食有福並留都得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自是北耗仍杳二十二日史尚書以三千騎勤王渡江携印往偕呂侍郎署部拜禮部印越三日史尚書逐諸臣往江浦議事時漸知國變不果往呂侍郎得史手札立傳示諸公遷寓總憲署中復日之諸公日素服會清議堂謀尊武英殿二十七日有中人奔南備悉凶問諸公皇皇謂定策非本兵不能濟也是日告　奉先殿姜詹事撰文高尚書舉筆云　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云云而史尚書之手札至意專衛輝壽又札云雖陽衛輝並南下當拈鬮　孝陵之前云云亡何總督鳳陽馬士英書來奉　福王發淮安將及矣即日守備南京太監韓贊周

出迎二十九日王舟泊燕子磯諸公馳候明日抵龍江關先召見列侯次尚書史可法高弘圖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同謁舟中　王左手挈史右手挈高亦悲泣荅之角巾衣葛坐榻上枕衾俱敝蚊幬不具五月朔登三山門環城而東謁　孝陵自朝陽門入經東西華門宿外守備廳四日監國傳諭天下是役也南都始議未定而馬士英成之史尚書前督鳳陽稔知福世子湛于酒色礙于衆遂疑不敢堅執實爲社稷深慮非私計也徐弘基值高司農皇城下曰事亟矣惟賢是立何論序乎時　潞王先南下揚州鎮江假史尚書立迎則馬士英自沮何至其後以國予人哉史尚書在高郵聞　福王舟近即列諸公名啟迎而士英初意亦不專雖陽與史尚書同偶值　福王舟擁而南背其始議後謂臣以兵十萬護蹕臨江欲駕南都諸公之罪給事中李沾謂告廟文神宗皇帝之第二子第一藩出臣事俱非其實故備記之初遼闕　王

謁陵出朝陽門外萬衆伏候見　王乘肇角巾半汙舊手揺白竹扇有隴畝風霜心辛之不謂謡佚敗度爲懷愍之續也追思史氏之先見眞純臣苦心矣後世誰諒之者　王陵還宜南自洪武門入大明左門宿便殿竟穿朝宿外署非禮也前茲於食有福隱寓　福藩平陂往復於時驗矣所占留都高尚書拜相尋罷明年留都不守

定策不預内臣

守備太監韓贊（賛）周素有賢聲嘗任中都而史司馬撫淮故相善及移南京　先帝魯（曾）密勅此兩人相泣内府定策時或請共議高尚書曰如此大事而内臣預之何以光史乘乎又勳臣不預時共側目

御容儀注

五月甲寅以武英殿所奉　二祖后御容遷奉先殿　二祖御容五軸命文武大臣五人恭捧　二后御容内守備及司禮監官恭捧各青繡

服行禮殿外侍班候主祭官祭告畢更吉服進武英殿拜叩如前請
御容至龍亭內移奉先殿叩首出隨更青繡服侍班候主祭官祭告而
退

歷數

前聞記　高皇帝嘗命劉伯温卜曆數曰遇順則止　高皇帝遂以手
書空良久曰三百單八亦足矣今李賊偽大順而清　曰順治不其應
乎甲申五月先監國一日工部主事餘姚胡其枝鑿武英殿榜得一萬
曆錢謂佳兆殊不然舊朝鐘微裂墮地起而懸之仍鐺𠴲有聲初欲移
靈谷寺鐘不果

勸進

監國勸進表呂侍郎委某作迫期登幅待於行宮諸臣俱不及展視

監國儀注

禮部儀制司案呈本月初三日行陞座禮先期司禮監設座內殿設寶
座奉天殿欽天監設定時鼓錦衣衛設鹵簿儀仗尚寶司設寶案於奉
天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是日早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
進至內殿候　駕陞座太常寺設酒果等物於奉天殿丹陛上　王具
冕服導駕官導　王行告天禮畢入內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丹墀內
序立鴻臚寺引執事官進至內殿傳令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四拜禮
贊執事官行禮贊各執事鴻臚寺正官跪奏請陞殿　王繇中門出升
寶座錦衣衛鳴鞭欽天監報時鴻臚寺贊行四拜禮訖通贊唱班首詣
前引禮引班首官至　王位前通贊唱跪搢笏班首跪搢笏承傳唱衆
官皆跪百官跪捧寶官開盝取寶跪授班首官班首官捧寶上言　殿
下進升大位臣等謹上御寶尚寶卿受寶入盝通贊唱就位拜興平身
百官拜興如之通贊唱復位行禮官引班首官自西降復位通贊唱俯

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禮畢　駕興百官以次而退

儀注出主事吾鹽吳本泰手吳年老拘會典不達時變如奉天殿嘉靖

壬戌易稱皇極殿久矣南京諸殿俱廢僅武英殿存當直稱武英殿以

紀其實雖奉天殿在宜暫避正見監國與即真不同況無而為有乎

仁宗昭皇帝以東宮監國十六年日御文華門　恭仁康定景皇帝監

國以郕王監國御奉天門左　天順初　英宗復辟群臣始推御座居中

前事歷歷如此儀曹失考冢宰張藐山先生曰吾欲薦子為禮部司務

以襄一時之闕予力辭謝

紀元

閣擬定武弘光紀年　上拜天探籌得弘光張藐山先生曰光字上於

文為火清朝順治日清曰治俱從水水能克火奈何果如其言

史相國督師

鳳督馬士英挾迎鑾之功自江北來朝不欲出鎮故事輔臣必有入閣辦事之旨士英特繫銜大學士非內任竟據政府史相國度不能外自請出鎮鑄督師輔臣之印士英忌史聲著甚而史先東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語士英意脅之史求還故牘終不相忘掣肘陰螢以勞勣難泯遂移搆新建姜相國謂觀望異議冀併陷史氏也

姜詹事善酒好卜夜穎聰洞達少諱忌吉廟日諸公集內府詹事俄出太監韓贊周爭趣之入成禮又明日晨後至及　上監國張冢宰疏枚卜　上用史氏高氏遺詹事謂詞臣何獨推一人於是再推姜曰廣王鐸等姜雖並相　上意不懌尋引去蓋中官識先生侍　先帝講筵粗疏見忤又擁戴非其心也

嘉善吳進士亮中云見史相國手札　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讀書云云又周府保寍王　曾陷賊脫歸相國才之欲推立為大相國曉人也

安有推立郡王之理

項煜

詹事吳縣項煜自燕逃入金陵五月望日緋衣同賀諸臣怪之蘇人攻其從逆煜揭辯終詘乙酉六月渡浙東至慈谿馮元颺家或曰賊臣也偪馮氏之門出之投江橋下載沉載浮有磨菽者手溺死之江橋一曰太平橋煜嘗夢人題太平字故再遁竟不能免

亂階

燕京從逆諸臣傳報不一其最著者鄉人乘怒甑馳檄聲罪姑蘇則首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常熟則首時敏皆焚毀其家金陵攻姚文然家庶吉士寓金陵刃拒之得免噫衣冠污逆三尺具在何煩邑屋之紛挐也尋臺臣嚴禁乃止御史祁彪佳撫安蘇松常鎮誅首亂六人又嘉定諸悍奴脅其主各脫籍尤可駭

常應俊

福州從駕千戶常應俊本革上工目不知書雒陽陷從　世子出亡有保護功南渡後出入行營無間官都督同知猶少之求救歸封襄衛伯祿千石見高相國跪拜稱名相國止之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以天順初袁弑哈銘為比言不宜封不允

鄭元勳

高傑偪揚州士民拒之不納進士鄭元勳超宗勸守臣和解時共坐城樓忤衆立刃死傑兵縱掠廣陵大賁淋福緣庵僧德宗為持推重難民避入薙髮坐尺地須八十金漕舟附婦女一人須一金門禁甚嚴江西陳給事　以與守臣善巨室借其封銜與婦女人各四五十金積貲甚膜

勳臣跋扈

誠意伯劉孔照猥巧機辯見事風生　先帝召對泣陳文臣操江掣肘之害遂停都御史高倬專任孔照操江孔昭故善阮大鋮又給事李沾鄰巷通好先是鎮遠侯顧肇跡操江為沾所劾及肇跡內召特卻餞謝日者彈文非我意也總憲張藐山因薄之南渡初張改冢宰奉詔言逆案置勿用大鋮廢久覬環召計沮嗾孔昭拉勳臣廷攻冢宰先一日欽勳臣立約凌晨早朝孔昭訴張某奸欺專右文臣靈璧侯湯國祚忻城伯趙之龍和之餘無對自是冢宰四疏乞休　上雖知簡在首臣無能留也文臣畸輕孔昭畸重權行薦紳中馬士英不敢抗謀入相不甘右列以撫寧侯朱國弼及忻城並覬相而止明年薦兵部右侍郎德清蔡奕琛入相南渡之禍始於誠意潰於士英大鋮

劉伯溫嘗云傳十三世有變故孔昭求改相以厭之竟不果

阮大鋮

桐城阮大鋮初附善類與嘉善魏大中爭吏科都給事因投逆璫歷太常寺少卿坐黨廢避禍金陵稱詩好客素善内臣馬應芳馬士英僑南都時數過從也至是士英密薦言其知兵立除兵部右侍郎召對以高相國廷諍臺省交論未拜命而心益亟士英令徐竢之大鋮曰我自起家何預伊事及蒞官每朝罷輒手招士英祕語自示於諸紳中日同士英及撫寧侯誠意伯狎飲後常熟錢侍郎謙益附焉錢寵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鋮請見遺玉帶曰為若覓恩封自是諸公互見其室恬不為恥

郭維經

御史　郭維經雲機巡中城清勤有能聲張總憲甚重之及東銓推郭應天府丞兼御史巡視如故蓋難其代非淹之也郭意未嗛中李給事沾之誘即劾冢宰私且兼官乃天啟末奏習章上又自悔冤同官以謝冢宰遂不辨未幾劾臣許冢宰去之

馮可宗

馮可宗初提督巡捕營史司馬奏改錦衣衛最令署值南渡遂領緹校為雄職素善結納園亭聲伎見稱於時乘間進其妹麗權寵日盛

王肇基

太監王坤嘗肆惡於淮揚至是易名肇基求督催浙江福建金花銀得旨命閣臣具勅高相國暮歸語予曰方爭阮員海今又爭內臣專函舌非相體奈何予曰大司馬韓象雲賢內侍也俾諭沮之以內臣自相制易易耳相國深然之詰朝入直聞肇基隣富過之極言東南民困肇基曰若然吾當辭往尋奏上嘉納相國予告太監孫元化督餉浙江

陳堯言

故浙江布政司　參政貴陽楊師孔萬歷辛丑進士孚山陽庚戌降敎授順天遷翰林侍詔侍　福恭王至是師孔子文驄馬士英甥壻也追

錄舊僚贈師孔禮部右侍郎山陰陳堯言錄乙楞亦嘗侍詔侍　恭王

邸雲南右參政尚存疏乞恩例不許

從龍內臣

從龍諸閹初布袍革履徒步道中給事行宮猶未恢志巡按湖廣御史黃澍入朝廷劾馬士英貪數其罪　上色動云黃澍言言有理額高相國記之召澍殿內竟其說士英跽階下惶急盡移其供帳出因行金結內臣張執中等俱龍陽之舊也瑞勢始熾司禮韓贊周老成嚴重　上始而憚中而疎末且厭之嘗盛暑擊毬三人交箠不休贊周凝立不動私居飲泣踰月或進玉燭臺玉壺心好之瑞并日王立報傳入而喜厭不恆始雖厚舊漸亦去索原直即市儈亦苦之蓋賈人去貴專市儈也內臣蟒玉紛沓登極初日召對輔臣或晝再接浹月以來時見朝八月選民女入宮徵教坊妓六十四人司燈擇其妍少　慈鑾恩賜內臣金幣

獨淫韓贊周百五十金餘各有差廷臣無及者優人適意輒賜三四十金九月開經筵宴廷臣不賚閣臣以例請不允十二月西宮成卜日臨御　上色不怡贊周請其故　上曰無佳優奈何贊周泣曰臣意官家思　先帝乃如此抱恨乎嘗責太監馬承芳爾但知印堂安知我印堂指贊周也承芳跽謝得免　上晨飲訖內臣又進觴輒舉之不卻酣淫弛縱十月未幾蹈漢成之轍旋幸姆慈明耳都市榜上供春藥貽笑四方矣先諭閣臣曰朕非欲貪大位卿等勉推天子固不如藩邸樂也初惟輔臣是任救偏補弊設畢祥符膠東之用亦未至速亡而黃澍激貴陽之禍竟以覆國

黃澍

歙人黃澍年少輕侮作葉子格品第宗婦之貌見忤於族走杭州通籍郡庠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開封推官壬午禦流寇開渠轉栗河

水秋溢因灌汴城禍自渠始又搜民間藏粟並金錢奪之汴人切齒內

召　先帝面問開渠者誰也妻之流寇利口迅舌人莫能難以御史按

楚未及爪遽入朝意覬開府借馬士英為市蓋平賊將軍左良玉嗾馬

氏故大言清君側之惡輒示人良玉手書扶重鎮劫之具廷攻也一言

一涕甚傾宸聽士英伏階下號泣謝退捐九萬金助餉自云世豪高相

國問予彼卓鄭也識予曰否否彼補杭郡諸生父為人窺貲庫小才貪

詐不足信也謝還按楚士英陰遣人購良玉而謝孫吳壽免其官長禍

送良玉所女歸其子按臣通婚本鎮向未之有也明年左氏稱兵犯闕

蕩覆我公室雖士英之罪擢髮難數而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哀哉

慈鑾

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　福恭王之元妃也於　上為嫡母避寇閒關

河北　上遣內使密迎之將至命魏國公徐弘基及高相國郊迎值於

揚州廣陵驛登舟伏謁敝衣窄袖微見履內有尼旁侍蓋避難時寄侶
也命賜飯時御艦三有司供億纔數百艘夕宿儀真明日風利抵龍江
關設行幄京兆徵兩縣媒媪扶輦雜輦集竟用閹人入大明中門　上
迎於午門　初過揚州高傑列兵夾河二十里馬可七八千匹卒殆二
萬餘人自來舟儀衛甚盛黃得功迎於儀真侯騎纔百餘自立一空舸
不數人

遣迎第一箋曰　御名欽承大統馳念慈幃薦虛鼎沸腸刻刻以九廻瑞
靄天閑情遥遥而千里恭惟　母后陛下仙源世慶闈教協敷佐　先
帝以咏關雎啟眇躬而美樛木服圖史之至諴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
憂閱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轄傷烽燧之寢隣近倫序之見推既　宗社
之克紹實緣榮蔭爰致弘庥初羈靮之未寧有疎省問今尊養之有地
庶斟慇依時遣近臣往迎遠境俛伸過通之望上憑黍稷之馨伏祈懸

長懽心中道生河山之色誕膺壽节隆恩均覆載之規月馭先迓雲容

嗣觀

遣迎第二箋曰 御名 璘蒸依依雖傾誠於初使皇程冉冉實切戀於久違詎忍安以九重不能忍之一日蒸惟 母后陛下聖德配天坤厚載地大寶曰位方同四海之懽心罔極維親專候一人之順志長秋長信休嘉時集於漢宮維川維塗瞽譯尚煩於天路伏祈敦時安養獮畧就涼 本朝之宮慈寧宋家之殿保慶增覩鴻慈之福並周燕喜之懽以

上 俱予筆

東城兵馬指揮帶俸侍衛司正千户鄒存義奏曰崇禎辛巳正月戊戌河南城破 福恭王妃出避清涼寺宿東關土房明日至洛水上未得渡明午得舟又明日至花子寨渡河北寓雖駕溝等處尺於孟津逃三日至浦子邢家苑二月既望渡黃河駐孟縣達 世子隨至懷慶甲申

二月既望賊又破懷慶監書堂官黃金家壽來東門放火冒出夜分至
南門橋値賊傷存義旦至野水鎮巳刻渡河至邢家苑灘十九日命存
義北渡見寓値賊二十四日又入河南大盜李際遇方擾 太妃潛
於民舍又北渡入懷慶匿黃金家懼泄五月三日與伏李希禎書堂孫
拱極見存義相視以目隱諭已即位也常應俊遺舍人闕守平見 聖
母於黃金家又恐泄遷女醫家六月六日欲出城不果九日又不果七
月六日出城値賊又不果十四日乘衆出城宿孔村張秀才莊十八日
夜渡沁水乏舟椅代之十九日至清化鎮乘小車二十三日經修武獲
嘉等縣趡三日書堂康永盛山東報國營副將張成福來接存義遣弟
護行赴塔兒灣之舟太監盧九德以舟迎漸達淮揚
常熟許重熙子洽曰乙酉五月壬辰黎明錢謙益肩輿過馬士英家門
庭紛然良久士英出小帽快鞋上馬衣間錢拱手曰詫異詫異我有老

母不得隨君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女多人皆馬上粧束家丁百餘人出走　孝陵詑裴其母為太后召守陵黔兵自衛黔兵亦半逃所過村鎮奔避一空至廣德州守閉城不納士英督兵攻之破城殺知州趙景和遠近民聞風外匿安吉知州黃翌聖亦遁入山中士英不敢趨獨松關迂道由安吉手書致翼聖曰廣德見拒故爾行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於是翼聖率士民肅迎道左掃衙舍以待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士英大悅浙撫張秉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啟云聞部既真恐太后亦非假張撫遂備法駕迎入杭州士英屯兵城外　潞王恭謁太后如常禮辭之已令妃具宴送入妃彤詣陪侍太后峻辭之日夕惟與士英後妻數人相處人始疑其偽

踐遷日乙酉五月清人陷鎮江　上聞之夜出奔咔夾馬士英云　太后來其家同南走溧水東壩經廣德自獨松關趨餘杭宿鮑侍御奇謨

宅撫按往迎至杭州初馳檄稱聖駕及見叅鮑氏乃太后也入杭駐朝天門東李總兵宅士英駐湧金門外王氏園啜歌如故清人將至士英走台州　魯王監國訪太后不得後遇許子洽云太后僞也以今思之上倉皇出奔棄其母不顧然無自至權相家之理士英計窮脫免之智不得不藉母后會剃道路傳牌可假天子獨不可假母后乎其役鬨焉無一跡又事之不待辨矣予時寓杭州有游弁同奔者云母后道中再墮馬扶起之命授錦衣衛百戶（會稽熊少卿汝霖責士英不奉皇上乃母后之狗乎士英無以應）

劉總憲宗周

山陰劉念臺先生起左都御史先馳疏歷指時事之失內及逃將封爵貴陽及劉澤清忌之蓋澤清自臨清南遁謂中其隱各疏攻先生澤清疏並列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請加以重僇實各鎮不知也高傑聞之駭曰吾武人乃預朝事乎得功上章自辨不預貴陽屢其奏先

生前削籍故疏稱草莽臣入京不携冠服借以赴任士民鼓舞稱快學璫亦曰劉先生君子也恐不得久耳果即引告

北使事宜

左都督陳洪範奉命北使揭闗臣事宜

一宣北　勅諭一御書一詔書一賞銀　兩賞金　兩蟒段花段宮紬　匹

一給總兵吳三桂　封爵勅券各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兩

一給巡撫黎玉田總監高起潛　廕陞加級勅命一獎諭一表裏十襲玉帶一賞銀　兩　以上各犒賞差一官賫隨

一祭告陵園文

一祭先　先帝先后梓宮文

一勅諭陷北文武諸臣

一護送領兵將官二員各日給一金各犒三十金蟒段二
一隨行標將十二員各日給銀八錢各犒二十金蟒段二
一材官二十員各日給銀五錢各犒十二金段一
一馬兵五百日各餉一錢五分各犒五金
一馬六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一騾夫二百日各餉一錢四分犒各三金
一騾三百日料各一錢五分　以上官兵騾夫共犒銀三千六百四十
金蟒段十四段二十
計程往還三月共前銀二萬三千八百十四金時賜吳三桂等兵三萬
金勞北朝銀十萬金一萬緋段千匹又雜賞三萬金吏卒道費三萬金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萊陽左懋
第同往初議從海改陸入北界有司尚書接星德州忽榜示陳洪範左

懋第色不動入京而還中道留懋第紹愉館鴻臚寺懋第書壁盈為明鬼不為清臣兄懋泰來見拒之曰爾非我兄也僕被縛不動及遇害北人無不為流涕洪範美蘭吐南朝情實故獨歸

先是吳三桂逐寇之事聞於江南詔封薊國公賜誥券募都人何以副將往致之至臨清進士凌駉方倡義導之出塞入燕三桂不敢封達於攝政王明日攝政王召見南城責中朝不通好荅曰南朝止聞吳將軍起兵匡復未知貴國之發故不及命攝政王色解諭以速遣使來期在九月時吳三桂洪承疇馮銓范文程 夾坐席地各攀佩刀割牛炙啖之明日何又奉三桂誥券擲不一視遂携歸藏內閣未以聞

朱統鑛

貴陽馬相國雖與新建姜相國同年不相洽欲誣以定策立異而新建有夙望人無應者南昌宗貢生朱統鑛上章力詆新建並以新臺污之

又株引史閣部張冢宰呂侍郎等甚衆阮大鋮語人曰航出小兒手其

不諱如此皖鏚大言須還我都憲一席竟推　科給事中

出此太兵

周鑣

金壇周仲馭僑白下嘗忽阮大鋮甚銜之大鋮勢日起仲馭知且修怨

拉某踵其門詣膝祈解終不能釋已搆下法司仲馭嘗詆張明弼而相

失明弼揭其短賄登科第官工部主事避察處疏攻太監張彝憲云云

君子曰公亮乘危下石非所以自待也

周鍾

庶常周鍾逭歸或問之曰在燕時謂江南已定不意中隔如今日也懼

逮走句容捕之並拷及婦子下刑部獄爰書從重改入深圖諦泣挽柵

不欲入明年會訊御史張孫振搥之二十人以爲快已同光給事時亨

棄市

異議

相城當演祚介公崇禎庚午貢生歷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憂去寓白下慷慨好持論聞國變草檄勤王略曰安危爭於呼吸社稷急在燃眉三百年養士尊賢豈無疾風勁草之報諸君子役家先國盡忘板蕩忠臣之私草澤有英雄不妨南塘一出秀才任天下豈無仲淹其人或捐郭解之金或棄終軍之繻吹簫屠狗策力兼收擊筑斬蛟貪詐並使襄大義翼我　皇明轉危爲安匪异人任建　功立業要在此時私議立潞王座師姜曰廣叱其謬劉都督澤清自臨清逃淮安東馬士英亦立　潞王也遣幕客某覘金陵及　福王即位計殺客滅口客脫走陳學士盟所學士嘗對高相國言之貴陽語膠東曰鶴洲原簡容當相示後劉力攻諸臣异志指其初矣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第中汗竭解衣連沃　且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　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

東留之日　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遣令僕市烏帽謂我雖削籍當
經救吳候　篤龍江關諸臣指斥之監國初復官八月入朝陰附貴陽
日同朱撫寧劉誠意趙忻城張冢宰捷阮司馬大鋮聯疏訐忌議者攻
東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讓益恐忤貴陽卻之且不祖送
雷演祚中時忌被逮下獄同囚窺縊死

谷國珍

鳳陽太監谷國珍六月入朝改勅求照總督體統行事閣臣難之國珍
於外宅求示勅稿即自增入無以奪也

王鐸

孟津王鐸覺斯耽詩工翰墨五言詩至萬首嘗微疾弟勸其輟咏笑曰
此即一詩目也張冢宰再推詞林枚卜首姜歷事次及鐸以　上舊也
遵時對冢宰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孟津是也

冢宰然之鐸將入朝冢宰書規以勵東子弟家人毋輒通賓客鐸過家宰曰吾毋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紿貞閭適膠東新建貴陽並引疾鐸素擬頎中齋如奪烏程仁溫　後贈謚人亦稱之自以不習吏事請益同官已漸自諱處分外誤貴陽悔之法司奏大辟轍除其罪當作奏誤書　皇下再被詰膠東資行嶠以漸追㦸問其故曰人臣道不行則去毋俟人鐸文也始　上出十扇命書俱錄先正格言諸璫亦求書意難之膠東曰足下負書名安能拒乎鐸本文士處非其仕仕清歷禮部右侍郎壬辰三月遣祭西岳道卒贈尚書謚文毅鐸手閱杜子美集嘗見其　冬深詩花葉隨天意改因字以韻聯早霞隨類影又一隨字也九日藍田崔氏莊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以帽犯冠改作雲端午日賜衣謂何人復極贊此吾所不知陪李金吾花下飲結句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吾乃牙音杜誤押此韻矣遣興五首其一陶

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足默識蓋
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亦欲子不仕宋耳非挂懷真愚也

李沾

華亭李沾以惠安令擢南京吏科給事中謂銓郎金壇王重外之也頗
不懌監國初銓曹止蕭士瑋倪嘉慶書吏四人不諳掌故假觀山吳牢
以王重梁羽明並舊選郎習事且地近易赴時羽明僑居杭州沾謂重
不可用嘗受我四十金者冢宰曰僕起家三十年贄多十二金間或倍
之安得至四十金乎僕老矣舊隸而地近仁偷王郎若其人康否僕自
有提衡雖吳來之在不能涸也沾無所發怒因訐李侍郎人器冢宰推
沾揉江都御史畏分劉誠意之柄求史相國得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
館居亡何怏怏因誇定策功以初議內府嘗喧詈也徐冢宰爰求代推
通政有旨另擢蓋附貴陽誠意及諸臣內侍其與援人借名善類采史

李穎是西

相國致膠東書乞兪院云不敢失身他途也拜僉都御史尋超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七品半載躋極宮孤昭代所獨

欽案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奏爲禱逆 先帝者悖之極欺罔聖明首
奸之盛事關封疆殷鑒信史紀傳不得不據事顯明以存實錄事臣於
十五日伏枕次見黃耳鼎翻出陳新甲一案謂臣殺新甲以敗款局此
似耳鼎拾馬紹愉之邪唾將以顛倒成案獻媚 廷以爲後日責國之
地不獨欲爲新甲執仇起大獄已也事關社稷封疆臣何敢默默處此臣
請與 皇上先言款事始我國家自有奴患以來其講款非一矣天
啟二年議搆啟於王化貞之說俾達督臣熊廷弼節制而私與孫得功
爲市得功突發犯順城陷身逃而款議敗其次則袁崇煥遺喇嘛僧吊
老酋因以議款未成而崇煥去位追 先帝初立意任滅奴召崇煥授

兵柄崇煥陽主戰而陰實主款也甚至殺江東毛文龍以示信伺
先帝不之許遂嗾　闌入脅款仍戒以弗得過薊門一步崇煥先頓甲
以待是夕敵至牛酒相犒勞夜未央敵忽渝盟拔騎突薄城下崇煥師
反殿其後　先帝於是逮崇煥誅之而款議再敗然崇煥雖言款其所
練甲士精精強邊備未嘗弛故誅後而祖大壽猶得以餘威振於邊嗣
是中外靡有敢言款者第歲久我叛帥纍纍家遼西益相狎習邊將益
納節士卒腹與北購偷旦夕之安而邊備日弛矣本兵未必知也呈楊
嗣昌爲樞密廉得狀時北亦適內寇於是再以款市闇　先帝命偵
情竟得嫚書大怒格之而款議復敗嗣是即新甲主款矣新甲令石鳳
臺與北通而懸洪承疇撓其事因北困錦州急遣張若麒往催戰欲乘
間殺承疇脅款此即向者崇煥殺文龍故智也不虞承疇先覺獨入松
杏城死守若麒計不成乘月宵遁陷我六師舊輔臣謝陞見邊事大壞

憶督臣傅宗龍臨行有樞臣計專主款之語發聞　先帝遂召新甲陛見切責良久徧詢諸輔獨陛對曰彼若果許款款亦可恃議遂妥時壬午正月初八日事也已而遣一瞽者一點生與馬紹愉偕往往義州議款四月歸北不具表謝而復得嫚語　先帝知為所紿大恨而款事入敗蓋自辛巳張若麒倡迷後舉　先帝十五年所鳩集之精銳一旦盡掃老成謀國之臣無不私祝望款事之成庶幾稍有息肩至　天子親發璽書下明詔首臣為草次輔書真誠樞臣擇使者而遣之為使者飭冠劍連車騎至塞外我邊臣椎牛釃酒張筵十六席燕北使北之酋長進綱紀一美少年一龐眉皓首之老來會絕不語及開市事問之則云待老憨命及憨至義州首詰諸酋長私與中國通擬殺我使人譯事者為之祈請叩頭乞哀馬紹愉等抱頭鼠竄歸恐後尚未見憨面今反飾稱親到瀋陽不幾夢中囈語耶且　先帝之誅新甲非以款事臣之

擬新甲罪亦非决不待時也先是四五月間乞款不成沸滿長安臺省
惡其辱國傷體盡發新甲前後奸罪章滿公車　先帝猶不遽下忽於
是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十餘本悉下法司併下新甲於理新甲貪多黨
盛為之祈生全者如市及臣發諸科疏讀之或言其賣總副頭金銀累
巨萬從海道運歸或言其陷遼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使　聖
子神孫塗炭膏血流離無所臣讀至是而不勝毅然髮指矣越旬日而
御史臺陳昌虞廷尉莊憲祖臣司官韓一臣各以讞語至詞義嚴確盡
與死比又越旬日臣同法司集於都城隍廟矢諸明神而讞之新甲口
供所陷諸城郭親藩與所糾無以异於是引失陷城塞律秋斬上時舊
輔臣周延儒為新甲營解甚力面奏謂國法大司馬　不薄城不斬也
先帝曰他邊疆即弗論僇辱我七親藩不甚薄城乎延儒語塞先帝
尚以秋斬未蔽辜諭臣再核臣於是引居中調度臨時不能策應因而

失誤軍機者並斬律朝上千即奉　旨曰陳新甲職任中樞失事重大
賂禍慘毒朦玩支解誤國負恩　祖宗大法具在朕不敢私着即會官
處決欽此煌煌天語具在而謂臣殺之乎且新甲於九月先正兩觀之
誅舊輔王應熊始下賜環之詔前後相距五六十日乃謂復起王應熊
疑新甲所為是人故以新甲誅後之事為新甲誅前之事何其謬戾任
意一至此也況　先帝厲精明睿之主非昏庸亡國之主也庶獄庶慎
無不親裁綸扉大臣惴惴過慮豈有誅一樞部大臣而竟聽臣下鍛鍊
者耳鼎視我　先帝為何如主而概以漢之桓靈宋之理度同類視之
此臣所謂矯誣　先帝者悖之極也人耳鼎謂新甲敫懸蕞艦銳有失
略論如此自宜　彰天討執訊獲醜矣即不然亦宜左支右吾可無失
事而胡以覆軍殺將破城之報相屬如諸臺省所糾新甲所口供者若
是之多也且　恭皇帝之變　皇上身嘗之痛也　先帝旨中所謂賂

禍慘毒專指覲藩豈　先帝痛恨之而　皇上遽忘之乎耳鼎又視我
皇上爲何如主而敢於黨　恭皇帝之罪人張封疆之罪吏也此臣
所謂欺罔聖明者姧之極也臣恐耳鼎之邪說得行使國家忘用人行
政修德自强之實着而專以款敵爲事盡敵之佯款其愚我也收我邊
民畏戰之心弛我邊塞防戰之備也若其果欲我款則非講金繒講獻
納講割地講南北名分不可款也如此而國又何以爲國也故前事者
後事之鑒也又恐耳鼎之說得行使天下人疑　先帝以昏庸無道敵
當款而不款大臣不當殺而殺以致身禍國醜爲天下笑則使　先帝
抱不白之誣於天下臣之所深痛也又恐耳鼎之徒黨罪極者搖鼓昏
舌變亂是非致　皇上疑新甲有手讓之功而受西市之慘爲之雪其
罪累錄其子孫孤　烈皇帝敦睦之心而增　恭皇帝在天之恫臣之
所深慮也爰於文士憲瑩之日崖略一案始末附於實錄以告　皇上

若耳鼎構黨殺臣撓惟銷骨臣不憾矣按　先帝嘗書滅奴雪恥字及
遣馬紹愉饒出金京牌書奉旨講和　上聞而惡之揚記士聰玉堂薈馬紹
愉四川人萬曆壬子貢士云使至瀋陽宮闕鉅麗如京師迎稱天使廷
設甚盛重毯之上殽核俱金器甲申又北使被留今安置揚之辰州紹
愉笙仕武康通數學萬曆末云國喪當嬰見三十年後東人深入矣
朱良才萬曆壬子順天貢士削籍投陳新甲庚辰同長班馬氏等七人
往瀋陽

名吒冢宰

旨稱閣臣例先生九列例卿徐冢宰石麒忤貴璫有旨吒其名尋引去

張捷

監國初劉澤清首薦前少宰丹陽張捷亦函時陽城張蒨山典銓二十
二日劾去禮部顧尚書錫疇瑞屏掛銓有墨聲徐冢宰僅浹月丹陽起

少宰長其部銓政決裂惟狥權賄明年五月變作選人擁其輿索償旨數輩紿之入雞鳴寺以待竟自經

劉澤清娶同姓

劉澤清初娶劉氏官都督諱同姓不封至是奏繳時艱苦狀得贈一品夫人攷南宋張循王俊娶錢塘伎張濃後嫌同姓改章氏糟糠之困彼并毘何足嫌乎

趙體元

馬士英並仕南京戶部主事書佐趙體元或云斷袖之雙歷任不棄從軍鳳陽冐功繫銜猶皁帽青衣給役如故及入相體元累都督同知超走如輿臺朔望服蟒玉見仍侍側閣章奏云某某當若何間從之用兵部印直任體元不親視也威柄幾等貴陽

中書一品林超

江浦林超居太平門側自矜數學劉青田之流貴陽在戍卜其復用因冐武秩至都督又薦授中書舍人加一品服色文武闒茸萃於一身卽爛羊不異也

劉孔和戲語取禍

長山劉相國鴻訓在時劉澤清叔事之相國捐館子孔中孔和更叔事澤清矣澤清鎮淮安嘗語孔和曰若亦服我乎曰服甚第吾叔不作詩尤善澤清微笑方矜文武才深忿其語俾帥三千人渡河忽檄召孔和斬之所部不平又擊斬數百人奏其觀望盡誅也孔和官副總兵

武英殿

上南渡以武英殿為正朝殿五楹卑陋工部僅塗朱費三千七百餘金主事餘姚胡其枝曰若民間不過三十金耳

寫書史可法

史相國在揚州清人寓書云攝政王致書史相國執事云云自稱本朝字擡出史相國字平行黃紙如詔勅又硃圈其句華亭包爾庚於汚陽黃日芳處見之日芳庚辰進士相國俾答書詞順峻相國刪潤曰不必口角也今日芳刻其原草賚使某雖北人傾心南國云和議可成至見南事紛紛歎曰河上不講將講之江上矣後大哭而去

女伎

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陳私徵之遠境阮大鋮楊文驄馮可宗輩各購進大內嘗演麒麟閣傳奇劇未終妓人首戴金鳳者三蓋宮例承幸戴金鳳以自別也 上體魁碩一日斃童女二人厚載門月裹骸出若干質弱姜婕委於塵露則焉士英望風導慾大鋮輩從之而靡耳噫南唐元宗宴樂擊鞠不輟嘗衆醉命優人王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數四元宗輟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人得此

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今求王感化其人不復可得抑誰為元宗乎大鋮自負為君子文總自負為詞匠污行于進市井猶羞之馮可宗本噲伍不足論也　上初立都人忻忻謂中興可待不數月大失望有蘇臺麋鹿之懼

修史

高相國請修國史實錄許之遽去位未開局錢尚書謙益多藏書意任史竟變作

禮部署事右侍郎管紹寧遺修史疏請門下士某預史館報可准貢前相國疏薦予中書予力辭王汝下乃薦阜城唐祖命歙縣方世鳴等至是又欲薦予史館如管例辭之或問其故曰國初布衣預史館時略勢分貴採集今進賢冠載筆尚論崇卑一措大厠其間仰望鼻息不遑呈翰吮墨等於門下牛馬走寧藏身甕牖同腐草木耳

御寶

初鑄監國之寶用黃金五十兩白金三十兩已鑄廣運之寶俱儀部吳
主事本泰董其成予告之日寶式視舊或微有大小恐中獲賊計一時
難辨吳不以為然

選宮

秋九月有選宮之命悉閹橫擾或母子自到徐魏公宗女妍麗韓司禮
賛周以勛臣家例禁出之　皇太后自於外守備廳擇六人未嗛命再
選初各官發慎其後會於貢院狎笑褻視選七十人寖及蘇杭吳中俶
擾　太后侍女金　年十八來自中州殊色也所選並不逮　上待如
妃禮明年阮大鋮入其宗女雖姝麗竟不知誰氏也又書佐周某自獻
其女太監田成來杭州駐貢院樹黃旗二選五人止王氏留京南都聽
里甲報名其母同女肩輿赴公署待閱杭州僉報後太守張印立自立

民家設香彩女出見太守旁揖疲於奔命上之出奔也阮氏周氏王氏命還外家而貢院罷試矣

大内石刻

重修西宮得石刻曰木猴年青龍月紅日忽沉明月缺白頭王主人樓雉赤頭蟲子皆流血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擾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坐皇極京城擾白虎啣刀砍李花蓋天一木宮槎枒牛宿三宮稱宰輔君臣不顧徒傷嗟幸得三張天大口李花未白不長久金臺忽兇金陵生東南福主中原走南明巽己午火徹未申莫安連江南黃花玉蕋丹桂發西風吹墜落東籬戍邊水火自然滅亥子寬京胡騎飛丑奴空戰三十載還復寅方建義旗卯上樓船動當震青龍天下靖一朝得一朝失東西南北兩邊立劫我百官上長安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殺盡胡天清地白歸京都京都老人起吳越耳邊但知十一百敬他老

人頭似雪汴梁城中造宮闕從此天下方太平周家八百人重説木猴年青龍月此碑一出天下裂永樂六年二月　日臣少師姚廣孝撰

甲申九月末都人盛傳其事按姚榮公官太子少師　文皇帝嘗呼少師不名非實銜也且禁中非人所到事不可解

先是熊廷弼經略遼陽浚濠得石刻曰木子又女天下裂八朱定力堅於鉄三門一道嶺頭看乾坤流盡冬人血嘗以其事聞

崇禎癸未正月滄州浚濠得石刻一陰道人歌無足者烏無角者牛並出地海寶被醜謀天心厭亂必斯之隅山東之寶死不可留

徐洪基

魏國公徐洪基謙慎和易年逾六旬生少子是冬薨明年易代公雖不幸勝于士燮之祝

王世忠

都督王世忠南關猛骨字羅步子也流落江南優人演韓世忠傳奇見兀术即起立曰此吾祖也及叩首轅門則大怒

民謡

弘光年要做官非騎馬士英即種田太監田成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宰相只要錢天子但呷酒

射人先射馬士英擒賊須擒王鐸

滿街都督府一部職方司

自成不成福王無福兩下皆非真主北人用牛南人相馬一般俱是畜生

紙花開天子來不辦衣衫只辦鞋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模模送與對巷趙大哥

王氏奪封

尚書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餘姚陳氏失懽既登第娶妾王氏冒封命
同邑丁庶子進以故却嗾誠意伯劉孔昭訐其事可坐總京營也倪適
除祭酒奏辨陳氏失母意遣歸外氏命娶王宜封[illegible]陳所生女字王司
馬業浩子贈栻司馬揭引海瑞前妻許氏潘氏弗封封繼妻王氏為例
幸上不問倪自免歸陳氏是同母夫人居非遣歸者甲申末陳氏訴於
朝時孔昭在事奪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元璐丁進俱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
好吟詩為人所哂　上偶問崩字何義進曰君死曰崩元璐曰　先帝
升遐日崩進自慚漸際

東宮

濬縣高孟箕以鴻臚寺序班謁南京監國草創賴其諳練有光朝廟進
本寺少卿秋日舍人穆虎等自濬縣來道山東逆旅指一少年曰是亦

欲南行可挈也因偕行舉止非常度詰之言故　東宮也嘗至孟箕所未之信少年曰昔某年某月加冠君不贊禮耶孟箕愕然抱哭良久護侍款密懼泄遂市宅杭州居四閱月間露故態謀徙閩廣間且行而孟箕不自安上書言狀命追入至南京三山門內臣某覘之進衣衿內臣後掠死　上以舊講臣熟識者王鐸及劉正宗方拱乾等並言其非是遂下法司嚴鞫孟箕穆虎等方對簿少年詞氣不挫坐刑曹下諸人被拷寃號慘毒不忍聽覩少年色如故第曰彼以為偽即偽耳中外聞其事而悲之舊經事內臣私謂誠　東宮也其兩足骨每骿必雙不可偽示法司希旨謂駙馬都尉王昺子之明果爾則外戚末胄且非延慶長公主所自出宜加拷訊何獨寬假之哉嗚呼貴陽之罪通於天矣左良玉揭救王子明史相國言甲申冬　東宮入燕不良死疑南之偽

按甲申冬有男子來燕京演象所某家夜走故嘉定伯周奎門或欲詳

之家幹不可以闇於揖政王男子冠九華巾青布衣瀲綻令中官辯之或云眞太子也輙坐死十一月廷鞫下獄十四日夜暴卒嘗題人扇俱書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見平湖錢景核眞錄中而前說出內臣蘇氏於乙酉五月同高相國宿杭州淨慈寺值內臣蘇氏張氏不知其名蘇氏四月中出留都因述王之明之寃相國疑蘇氏即魏忠賢門下蘇若琳也云罷事十六年矣又吾邑孝廉張次仲元岵遊留都遇金壇于鑿中甫先生玉立子也為太監李承芳記室鑿過元岵所時　東宮初至元岵私叩之曰甚眞始入京駐興善寺承芳即往謁云眞偽未辨不敢跪亦不敢坐　東宮曰既來此坐無礙遂坐問居何宮曰興龍宮前後何景一一條答問宮中何樹曰松樹問樹幾枝曰爾亦何愚我豈早知今日將廷樹一一數之而來乎且語承芳欲認我須某閹來時某閹遣揚州未回也故承芳謂　東宮甚眞承芳

又罵馬士英渠謂不論真偽第坐死之耳明日元岵還訪鑿盡變其說云偽而非真蓋怵於禍也元岵還里邑侯林垒子埜來訪問以前事予埜曰甚真　東宮自金華被徵過杭州宿於北關太監孫元化乘夜伏謁感愴頭觸地不能起吾得之江司理云（江潢杭州推官）彙諸說證之則王之明似非戾園疑跡也豫王下留都三日即遣其北行亦以其真恐動搖人心耳嗚呼（司禮太監李承芳善制生產學舊積案複己卯夏復掌東璽印署司禮監印九月望下刑部獄辛巳春釋戍外衛住孝陵從光初補司禮監位錄貸周下）

吳駿公曰　東宮詔令聰啟出閣時選宮僚四人直講讀是日吾讀大學首章十次　東宮從讀訖講官項水心讀大學首句先日進講章上圈去數句又硃書片紙論東宮稱講官先生餘官官人自稱本宮閣臣二人侍班日習為常侍閣田　壬志忠又數人俱髫秀壬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讀被物有本末物讀互吾語之曰吾效北音甚易

然字有不可誤者欲猶可讀裕如物讀互誤甚矣　殿下位日蒞政豈
可仍此俗音乎丘渠然之每講畢　東宮作字或倣或縱甚有法今日
望之不似人君非也王之明事遣司禮丘　辦視疏其偽

童氏

上始即位語輔臣以先後妥妃三時訪　母后於中州不及宮奉御史
陳潛夫按河南以童氏至有司護入京年始三旬坐詐冒下錦衣獄聞
之陳都督洪範云童氏從獄中上書言某年月日娶我某年月日　陛
下出亡所衣某色所飯某品所出某地又手帕妾所手加也云云此書
不知縱帥馮可宗作何狀噫蒙難之後風塵失路童氏身之不保然以
宮中一席地緣舊埋愁清渦啣怨足矣何至爭法吏之手揚衾裯之羞
哉王之明聖諭曰枕席燕昵虎指樓事童氏聖諭曰潛夫同臥起識我繼綸
重玷國體大事論其真偽偽則死不足贖徒加以污褻此三家村訟師

之所不為而出自明旨彼臧相無識適自彰其陋也

劉澤清婦劉氏上馬士英夫人書救童氏

卽報

弘光昔封事有曰今日之患不在於寇而在於北攝政王購得之大不憚盖山東監單　方大猷客達之遂決策南牧

高傑

清澗高傑故卽盜號翻山鷂崇禎四年為我帥馬科敗之崇信縣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為贄傑伺闖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妻妾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承疇以賊性反復不令入營即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碌備數而已邢氏身為孫氏治費及孫傳廷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

招下之在徐州附于鳳督馬士英初報部衆三千人及聞單給萬人知傑變邢氏賂金珠首飾二付其所掠婦女三千餘人畏邢氏不能多近四鎮各兵三萬餉六十萬獨傑兵盛黃得功劉良佐顧不及也劉澤清最弱乙酉正月許定國刺傑死睢州

朝命邢氏同其子世爵權理軍事子財十歲澤清聞之笑曰此水滸傳故事也今出自朝廷耶

馬士英聞傑遇害不懌阮大鋮聞之喜擒報者十金兩人同事异情時高相國寓姑蘇語事當云何予曰傑罪足死第列侯也不卿之無以安諸鎮而失處許定國又生事端須諱定國祇云兵變亟還論定國明非其咎庶兩全矣相國大是之乙言下直罪定國遂導北兵覆滅按南宋范宗尹建藩鎮之議以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委李成孔彥舟桑仲翟興劉位李彥先郭仲彥輩非羣盜則土豪潰將也竟以不相統率卒不

能守史相國分立四鎮亦類之矣先高傑爭揚州相國入其營爲調解被其劫制盡奪甲騎無一卒自隨道隸四人肩輿二人書佐一人疏札出選閱始發相國威名自是不振而志切枕戈嘗大會諸將設地毯自下拜求出師蕩寇傑雖䟦扈頗感動欲率衆而北大功中阻哀哉

皇陵鬼撲

乙酉中都皇陵有紅黑二鬼相撲遠見百步外近視無跡觀者如堵凡旬餘南京西華門夜若數十人排闥直入皆衰絰哭泣聲聞人抵之則杳

袁定

華亭袁定少卿犢之季子甲申五月聞北變因疾若魂從鼻出冉冉天際值　先帝蓬垢痛哭至　高皇帝廟不納又至　建文帝廟吐訖而出因至老子廟拉宣尼同謁　高廟　先帝極言高傑之惡　高皇帝

日明春正月不祿矣各散有册疊案問守者曰此江南被兵册也即魂入於鼻而竊左右俱見之因歷歷言其狀 包長明說

戶圈

乙酉三月九日嘉興城內外居戶上夜各有圈或紅或白或書上或書日或斜書雙曉起驚忌異不知其自閏六月罹兵燹惟白圈白書不火

朝班遺詩

三月十九日 上早朝或遺詩廷中曰百神護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 大行何處遇普天空向棘園哀蓋感王之明事而作

蜚書

五月朔或書東西長安門柱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擄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 馬士英阮大鋮 福運告終只看盧前馬後 太監盧九德

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吏部尚書張捷 左都御史李沾）
或書武英殿上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阮兇去耳一石復亂中原
一主卧西宮四鎮擁兵迎北 二兇亂南國三朝要典打東林明日跡
捕之不得

唐世濟

烏程唐世濟起左都御史來別嘉善錢相國勸其徐赴答曰相知見迫
不得少留方入朝左良玉兵東下或船以左氏母被擒行敗矣唐甚
大言于直廬

楊文驄

楊文驄龍友 舉貴州第一久不第教諭 宰青田勛劉識
盜量移江寧向嘗寓金陵寘田園生是政暇輒過私墅賓從如市苛贖
自恣癸未蕪湖兵擾以熊司馬明遇年誼西征自效檄稱兵部職方司

主事時人嗤之其部兵縱掠歸去蕪湖河之南糜米露積無主請司馬遣收之張司農鏡山曰安有無主之米不過事急暫出避耳文驄仍治縣益誕放蔬山改南京右都御史革疏劾文驄遣堂吏榜其門毋視事明年夏貴陽入相以甥婿起鎮江推官未行擢職方主事語人曰僅此順風當揚帆穩其所往居閒薦賄惟日不足嘗召客催閱梨園歌舞事俄頭鄭人錢生曰貴贈金堂山可開墾乎生曰舉中原而棄之何有金堂尋監軍鎮江 總兵鄭彩駐鎮江 前導刀旆甚都明年五月拜巡撫右僉都御史一日遽南遁鄭彩方陣江上聞之兵立潰 上夜聞報即出奔逍曉馬士英逃南國亡

周廷儒馬士英作聯

周廷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緦緦繫廷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
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臟藏草草貫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

路振飛

唐王聿鍵先發為庶人幽中都困甚巡臺路振飛行部遣同知某候之同知望高牆氣异省問聞而 妃內泣云止千五百錢奈何 王亦泣懇振飛餉三百金自是各官並周其急 王赦出明年入閩稱制德振飛購以千金洪承疇總督江南偵得之密召振飛私通閩求全其家蓋承疇子 任鄭芝龍所 上以告芝龍芝龍問所自 上不能諱各疑沮遂罷仙霞嶺黃鳴俊之守

屠象美

閏六月辛巳朔丙戌嘉興剃髮之令士民洶洶明日上虞副將陳梧適至梧故僧無賴逃楚中得故將陳梧妄冒其名銜入官禾人聞梧討安出日惟爾等所為薦紳咸集虞給事廷陛首助餉徐太宰石麒曰此大事非草草某不堪任因趨屠檢討象美家象即身任象美嘗赴 游

王之召拜兵科左給事中戊子據巡道公署劫餉相為市人烏合衆心紛拏辛卯故監軍　閩人劉復丁以舊陳洪範通北兵懼泄夜走僧山沈氏墓追獲之其妾吐實云去項髮陰記及內應若干於是搜斬三四百人癸巳輯各坊奸人得自收斬脩怨者來之兵徼人汪日升以兵兵來北門象美迎闗或言其道立被殺投北麗橋下象美先時勸洶人十二金怨極及應募充伍來聞報復而象美與海鹽李給事疏新爭長象美死明日北兵至甌新即迺尋為里人所害

北兵焚南門外真如寺塔見瓶刻淳熙三年崇德縣平大明捨錢一萬塊事適合如此

方國安

六月　潞王常淓迎撫張秉貞以杭州降兩浙風靡總兵王之仁守定海上其印都督方國安自杭走金華與朱尚書大典合兵尚書以方兵

剩詐不許遂相持會山陰太學鄭遵謙倡義熊少卿汝霖孫職方嘉績
應之盈波倡自刑部員外郎錢肅樂浙東響應迎　魯王於台州西興
築土城守江國安東下富陽分屯金村嶺朱橋其屯宋橋則國安兄子
元振也號土漢營大總兵萬餘船五百餘艘沿朱橋立柵至轉塘口左
江右山或說之曰山路莫要於西溪而橫山大嶺扼其衝旁多間道叢
竹可伏兵從此距營二里爲清風亭險隘不下井陘以千人據之且西
接五雲天竺可俛瞰杭城益張疑兵連合江東勝則進退則伏縱復不
利豈能越險薄我營哉元科不以爲然元科亦國安兄子戎旗營三總
也八月元科以三十騎直趨六和塔值清數騎搏戰斃三人獲馬二明
日戰清風亭江東兵雖泝流莫敢登岸清騎張左右翼繞之兵遂彻梃
三日清兵自六和塔來攻國安浮江身督戰自晨至晡敗走國安數失
利敵覘橫山清風亭俱無伏九月幾望敵八百騎自清風亭五百騎自

横山夜去營二里始覺亟據橋發砲風火迴激橋上所貯藥俱發敵乘勢奪橋騰逼寨門守兵皆走元科手斬數人兵漸定嬰柵力戰殺傷相當敵登廟山望柵中白牆不相屬遽發砲牆傾大呼馳入我兵潰僅得及舟而遁敵焚其柵自是國安不復至江西岸

丙戌五月征南大將軍烏衣獨木攖猪嘴多羅黑耳根包羅貝勒孛羅渡江荊國公方國安走台州初步騎各二萬至是騎尚萬有六千兵食足戰馬士英以許封西平王勸國安降遂解甲將士憤惋折弓矢投刃者無筭國安降後同元振等被殺後東羅見國安京命疽發背卒于延平

馬士英奔紹興辨臣非誤國又挾方國安為重命戴罪恢復丙戌六月朔首逆

追薦疏

甲申中元令辰浙西儒林之臣謹肅齋法擬薦　思宗烈皇帝

暨 國母皇后及殉難諸臣伏念臣等青衿士子白髮書生身未出疆三月無君則弔事非餘監一心報國空懸世道既屬陵夷輿圖悉爲板蕩王室如燬無孔邇以何依泰山其頹對昊天而號泣茲禍三月十八日神京被陷官府宿衛愁乏甲楯之佽飛樓櫓干城實鮮蛮狐之超距卽於次日 聖帝登遐殂落弗俟乎考終宴駕匪安於正寢同焉而殉難者外而輔搽勳戚內而國母妃嬪粉黛六宮盡洒鵑鵝之血春花萬樹俱拴戎馬之韁是役也日星隱耀江河阻流禽蟲發哀草木變色慨自衣冠履垂衣裳以來未有若斯之慘酷者也滿朝金紫誰推一劍以荅君自我黔黎直開九門而揖盜伏而思之三百年之培養何以如奄奄老病尫羸十七載之撫綏何以似颯颯窮冬索莫既已非內重非外重太阿未始倒持況乎無色荒無禽荒金甌自應無缺莫謂事屬數而數屬天或其流誤人而人悞國當其寇荊裏而不問實資彼以餱糧入

函谷以無詞直固渠之巢穴破真定是股肱之失其剝床以及膚與犯京師乃心腹之危胡以援溺無膚手也脫進便宜之策避狄去邠尚可憂及姜女倚圖忍恥之謀蒙塵幸蜀亦能歸駿上皇竊愧 臣等疏乏治安徒抱賈生之太息才慚良史敢效董氏之變書但得位太走以覲天顏惟有醵金錢而營佛事獻花酌水當三爵之服勸代鼓考鐘宣八音之遏密

乙酉中元水月庵薦殉難諸臣無辜受禍者念自客歲帝京失守總總蒸民已仳離乎西北今夏 天子蒙塵紛紛胡騎復蒐物乎東南天意豈不降鑒在殿人心其如睽違去漢一任國家之板蕩誰思王事之劬勞首知三户可以亡秦奚待十年而能生聚奈何處難支之大廈視若金甌限飛渡之長江恃為天塹後為後我迎之以簞食壺漿后來其蘇授之以髮膚身體煙花三月揚州夢吹醒胡笳燈火寒山夜半鐘長嘶

邊馬何暇弔舊遊之麋鹿祗堪數新妝之牛羊曾見立馬吳山高頂詩句重題洗兵西子湖頭金陀故事刀環新血染秋草以殷紅屋角僵屍供寒鴉以吐弃是乃外蛇鬬而內蛇死致令故鬼少而新鬼多誠為國謀是宜卧沙場而裹馬革若得死所真當臨白刃以斬春風獨哀無辜授首驟於覊鈇之可疑殃及須身豈其纍瓦之不保　某等伏願罣持一夕灑除四境之腥羶梵唱幾聲銷盡萬方之鋒鏑

禾城通濟庵普薦疏

經稱九橫書敍六極苟非順命悉就凶茲者強弱一概須身老幼同為殉死血流漂杵竟成盡信之書命似懸絲不屬揣摩之說但見悠悠秀水沉骸類無定之河鬱鬱禾城善哭效杞梁之婦豈人人運臨於磨碣胡在在殃及乎池魚真無辜者偏受其辜乃最慘中適當其慘或漫爾會螳螂之臂亦懵然處燕雀之堂遂致長呼絕脰大夢橫戈既非正寢而考終那計周身之棺槨雖有慈孫與孝子

惡能讀禮於始終祗慚啓血化青燐時憶清明灼黃紙由是法帚漸無遁之會泉臺迸不速之賓大用金鎚刮汝瞑目須知有身即是苦向也附贅懸瘤寂滅反於真今也釋粘解縛　是宿生負者盡謝絕於此生同業報中更辱償夫別報若得不怨不尤爲攝幽中之訟便可無拘無碍繞錯刼外之愆　以上俱嘉善智證庵僧正志撰

江盜謠

史冊流芳雖未滅奴猶可法洪恩浩蕩未能報國反成仇此江盜謠書於烏龍潭者跡捕頗累

僞弘光帝

丙戌三月十二日　平溪衛有僧稱弘光皇帝孝廉高士美指揮于克振司馬俞思恂韋奉之僞者初遇平溪同行二僧指謂土人曰此故弘光皇帝也僞者佯叱二僧若輩輕言大悞我事土人益以爲真高士

美聞之擁至其室推戴麇集遂駐沅州公署榜曰聖駕行宮拜士美太僕寺卿克振總兵官不數日辰沅道　徐烽沅州知州黃昂極其供御朱門雉尾設扈衛草御書獻金鼎出入警蹕士美進女弟為中宮貴州巡撫都御史范礦總兵官羅聯芳摘其奸狀同四川巡按御史米壽圖巡道鄭逢元以兵入殿上披幄揭所戴幅巾則額傷矢面傷刃創及於耳縛而訊之則沅州人查獻忠也米壽圖崇禎末任南京御史同諸大臣迎　弘光皇帝是年七月命按四川時太倉馬光昌以遵義副總兵隨行壽圖爪代又同光昌報命聞沅州事在道揚言曰吾故識弘光帝者及朝沅州偽者懼露掩左袂欲泣壽圖曰臣前日巡下江未及趨奉陛下偽者即釋袂目進火酒二升實調鉛於水也募僧千人各給衣帽木梃將辛重慶殺壽圖等壽圖先發假獻馬二千匹牽入行宮即總督府也因縛偽者抗辯不服云吾嘗入武昌問其期云癸未五月二

十九日薄莫大風雨攻張獻忠陷楚日也本賊黨其父母尚在少亡賴
亡命捕其父母尋釋之亡何偽者伏法

羣忠備遺

崇禎癸未冬寇陷關中錄紳民殉難者其見職別見

前山西布政司參議咸寧陶爾德

前禮部主事渭南南居業 以上入城被殺

前懷慶府通判咸寧賓光儀

前儀封知縣長安徐方敬

前蒲城知縣咸寧劉芳聲 以上聞變投井

前巡撫宣府 都御史三原焦源清聞變自經

前巡撫大同 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廷罵被磔

前山東按察僉事涇陽王徵不受偽絕粒七日死手題墓門曰自成童

時總括孝弟忠恕於一仁故謂單傳聖賢之一貫迄垂老日不分晨天
憂人之兩念要期獨留姓氏於兩間又題曰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
孝更無疑

前　按察副使涇陽楊國柱同一羽人道裝遠引亂定後抵家死

解元南鄭席增光入山不應徵死

御司吏　丘從周罵賊　死

前河南布政司參政咸寧祝萬齡不污偽命被殺於平陽其子於宸諸
生也殉之

前撫(採)江右僉都御史武功馬名世

前巡撫河南　都御史郿縣郝士膏

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蒲城王道純 天啟乙丑進士

前順天府尹耀州宋師襄

前　按察副使岐山梁建廷

前　按察副使三原喬巍

前四川按察僉事分守川北道三原秦樂天 天啟乙丑進士

以上俱隨營殺於山西紅芝驛

甲申四月末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安福周鼎瀚投洪武門河下救出明日削髮去

五月浙中聞變桐鄉男子某入城道聽　皇帝雉經泣下明日題白練裙不知作何字自經人嗤其狂予託友人徵名氏未至

紹興童子某年十四聞變語人曰我必死我必死人初不以為意亡何投水死猶意其失足耳出其屍環腰以石盖恐身浮不得死也嗚呼意亦可憐矣

乙酉五月行人司行人無錫龔廷祥投南京武定橋河死 崇禎癸未進士

丹陽貢士睦明永自經

丹陽荊本徹 崇禎甲戌進士

嘉定黃淳耀 崇禎癸未進士

左通政嘉定侯峒曾

豫王入金陵各臣迎拜有曹郎令牧馬卒凌晨早至對曰何事尚欲來乎詰旦侍馬不至召卒已自經 錢仲芳說

金陵破日秦淮河丐者碎碗盡壁上曰三百年來威治朝兩班文武盡降逃剛腸暫寄卑田院乞子伏羞存命一條遂投河死土人憐之葬壁下 沈石城說

六合諸生馬純仁樸公投泮池死題衣帶曰朝華而冠莫夷而髡與死其心寧死其身一時泛事千古大人明堂處士樸公純仁

前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長洲徐汧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青浦夏允彝絕命詞　幼承父訓長荷國恩以身事主不媿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既杳何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容如子才蘊生顧言從子握手九原

子完淳夙慧早知名丁亥黨累就死金陵詞色不變其絕筆詩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別雲間

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為隣古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循陔猶有夢負米竟誰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　拜辭家恭人

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寄內

門閥推江左孤忠兩姓傳十年黃鵠咏三載蓼莪篇媿負文姬孝深為宅相憐大仇俱未報仗爾後生賢　寄荊隱女兄兼甥侯武功

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月白勞人唱霜重毅魄悲英雄生死路卻似壯遊時　東丰村先生

叩閽應有路兄弟竟齊遊肝膽同時盡褒融一日收黃壚人已變清泪夢中流如赴增城約停驂待楚囚　聞大鴻仲熙訃

解元長洲楊廷樞維斗丙戌四月二十八日被執餓五日不死婦費氏女觀蓮俱死廷樞五十三

如皋許　孟朴自刺背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後被訐到官罵兵備道胡江曰吾前讀汝文意必為丈夫今竟同犬羊義不屈被殺遺詩曰一念從前蓄已深而今地下好相尋兒曹不必收遺骨留與英雄起義心婦朱氏聞來逮持刃向逮者曰我死決矣如今日必辱我我先殺汝等然後自盡後竟死

楊宏聲虎臣世杭州右衛指揮僉事宏聲補諸生北兵入城宏聲哭不止絕粒死友人唐鍾玉私謚曰節烈

錢塘知縣崑山顧咸建棄官去豫王追殺之梟武林門咸暑蚊蚋不侵

色如生

錢塘諸生松江袁　以父　任浙西右游擊寓蘇閶北兵入赴水死年二十餘

八月三日松江破總督倉場侍郎華亭李待問死之此癸未進士授中書舍閶李存義也非前督倉侍郎

金山衛指揮侯玉音倡義屢挫敵八月二十日城陷力戰罵敵死史守多殉之

林監金聲正希起義同縣令何通武遣諸生朱備迎黃澍於九江澍帥衆八百餘人備恐其擾遂從三十人實不知澍先通北也九月清帥張天祿略地且至戰失利聲與歙縣生江天乙同執見洪承疇不屈天乙大呼曰千秋名節只在今日俱遇害僧　殯之題赤壁金公柩扶柩至蕪湖關商某溥其棺改殯焉隆武初拜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

歙縣方維新　貢士戊子四月末縛至杭州縞衣襆裙閒題咏俱縞市人聚觀求楮墨或與之即書曰帝王治道春秋書法夷夏嚴防我　太祖驅胡重開日月衣冠文物於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廢紀綱寇烽起於荊豫之地跋扈誰當　神京驀忽云亡歎賊奴來更慘傷使中原赤子一時薙髮天朝人物頓化犬羊博望揮椎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入見開府肅起元不屈斬於市

兵科給事中華亭陳子龍以江東建義畏阮大鋮相忌不赴為憾語同年包長明爾庚曰苟得死所雖事不濟奚恨後吳勝兆累及被殺其志蓋豫定也

行人司行人仁和陸培崇禎庚辰進士弘光初除行人便道過家乙酉

六月自經年二十八所著青鳳軒集

邵武府同知錢塘王道焜天啟辛酉經魁以福寧學正南平知縣陞任憂去乙酉六月自經遺筆示子孝廉均曰我以苟從仕宦他日何以見爾祖於地下祖兗州同知國柱

副總兵　翁之琪隨　弘光帝投水死

孝廉海寧祝淵故游劉念臺先生之門時屬疾聞六月扼吭死手書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得其宜謂之義淵家累葉洪武以來沐朝廷教養二百八十年成化以來受朝廷榮寵一百七十年一旦天崩地坼宗社為墟雍雍文物淪為异類淵不能吞炭漆身報明恩於萬一洩洩恇怯向异類乞活心所安乎不安乎事之宜乎不宜乎嗚呼學道有年粗識義理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爰作絕命詞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書未畢六月晦日詩夜既央兮燈火微魂搖搖兮魄將離去兄弟

兮父母依樂逍遙兮長不歸其一 死忠死孝尋常事吃飯穿衣人共由莫向編年問知否心安理得更何求

杭城武生周其仁起義臨安被執不屈死遺詩曰誰教 渡錢塘烈烈雖陽肖下場亦伏木興真帝子白衣終惜漢雲長頭從刀過身才貴骨不泥封骨始香事業於今誰繼者空遺浩氣貫穹蒼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嘉興徐石麒號虞求原名文治禾郡諸生萬歷庚子亦場屋赴南武闈舉第一被攻走江楚殆二十年青浦令其受業生也遂補青浦諸生舉於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婦顧氏沒歷官介潔屢起屢仵乙酉閏六月禾郡倡義尚書曰事甚大非草草者僕憊不能任請更擇可者亡何避村舍閏六月二十 六日城陷先一夕入城聞敗自經於故第精嚴寺僧真實殮以米囤袖有詩兩蒼頭祖歐殉其旁先是六月 末豫王遣召書辭曰大明吏部尚書徐石麒頓首貝勒 王麾下

麒本東海賤魚藝圃滯蟲賴遇　先朝儕儔九命敬歷非不深矣國恩非不厚矣一朝九鼎頓遷宮灰社屋亡國老臣何所逃死固宜大王之誅鋤及之也乃不即賜斧鉞過採輿論特遣信使歷貴琬琰厲錮禰於朽株披衮章於涸壞可謂薪槱弘遠矣顧石麟幼承庭癘長多肺咳年當遲暮益復支離而去年國變之時痛悼腐心小草出山之日讒言銷骨至今瘦痺不能起延朝伊夕此麒宛轉呻吟之狀載在昨歲十月仰抄尚可覆按非至今日始飾詞相欺也伏讀宣示有曰要使新延觀摩必藉老成碩德麒愚不知鈞諭所謂觀摩者將使之如山如岳為砥礪名節之徒乎抑使之如脂如韋為竊祿養交之輩乎竊謂首陽有伯夷而成周之俗勸於義桐江有嚴陵而東漢之俗明於道傳所謂頑廉懦立繫漢九鼎豈其誣乎蓋所志在此所風在彼故觀摩遠焉然則清朝容一皤皤老人臥病泉石之間未必於風教無小補也大抵一代之興

必有攀龍附鳳之臣霞蒸雲變亦必有雲壑鮐背之老執詩說禮據梧而槁蓋以不有出者誰共功名不有處者誰明節義故漢有黃綺魏有管寧晉有淵明宋有陳摶皆有託而逃以成一代之治非相左也麒之硜硜頗附斯義祈大王鑒之若必欲絫爰居以鐘鼓强枋得以就道則石麒塚中枯骨就床餘魂相距黃泉不能以咫何能以一刻之軀傷于金之義乎使命再至即有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烏程溫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庵曰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經

前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山陰劉宗周絕粒閏六月六日卒遺詩曰進此數日死猶存匡濟意決此一日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

前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陰祁彪佳聞豫王召不赴於寓園

投水死

山陰諸生王毓蓍潘翔並投水死

布衣周卜年家山陰安昌里閏六月八日入海死越三日衣冠如故卜年有五歌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洒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數天民解嚇張弧腥膻變土盡胥污嶽盧惟顧照舊晡召陵共主嗟今無嗚呼一歌兮歌正吁昏昏天地何時極 其一 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幾寇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乞哀竇謁甘俯誹斷頭濺血胡復稀冠裳掃地吾何依嗚呼二歌兮歌以欷彼蒼浩浩不可欺 其二 有父有父藉錢塘寒燈暑月窮素霜〻處〻賀名齊揚王母棺櫬海沸臨壽棺七日奚卹槳形容鵠鵠憂且皇為此身殉貴志亡蕭蕭風木滿泪浪欲彰父德今無旁九原亦應悲我老留此殘骨報幽鄉嗚呼三歌兮歌孔傷哭死白露徒瀼瀼 其三 有母有母天靡他堅操白節晉

椒荷蘋藻淑慎無時　夢成父諭信心多保 孫鞠字惟憂府自稱未亡
誓清和和丸畫荻誨痴魔婚嫁兩孤髮未皤忻然復命歸幽窩哀哀罔
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嗚呼四歌兮歌復呼子規血泪杂沙泡 其
四 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學長弓神州陸沉將安窮徒懷報國憂
沖沖匪敢踞石效釣翁匪能被髮為胡戎青衣忍辱盡三公毋愧耿耿
烈士風汨羅江水為清嗤人在水中同天卧予今赴海葬鯨鯢西風度
我步前英何惜一軀留古道通窮壽夭如霜草嗚呼五歌兮歌且肅沈
隨三閭隨波老 其五 自序云斷髮無父易衽無君衣裳由舊猶望成旅
之復興冠履頓忘豈甘牛羊之共戴文天祥志不降　安能北面而臣
魯仲連義不帝秦盜赴東海而死昔作六歌今傚為五哉惡夫處士沽
名聊假此長吟見志爾又詩一絕故國衣冠安在哉遙知二義樂泉臺
獨為君子應同恨急著吾鞭訂水湄卜年年二十九無子

會稽朱應聘家偏門外投亭山潭死絕筆曰寧為束髮鬼不作剃頭人

臨山衛諸生高朗孝廉高岱子也捐衣冠投海死三日屍浮尚手持其冠

丙戌六月左庶子戕元余煌投渡東橋下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潛夫走小赭投化龍橋下死婦妾俱孟氏先溺

御史山陰何弘仁殉難詩有心扶日月無計挈河山已矣丹空照千秋萁泪潛

鄞楊氏最名一代　明之季文琦文瓚俱憎死文琦以乙酉入闈准貢明年丙戌策貢士百八十八人得惠安教諭尋同弟文瓚走泰順文瓚癸巳卯計偕乙酉在闈奉命來紹興求共濟授官不拜疏乞慎名器十一月報命試貴州道御史婁言事丙戌春請餉戍浙者以十萬金時御

史平湖陸清原佳浙東至溫州問訊奏賑三千金亡何事潰兄弟自桊

順避于里丁亥臘月有客盡俱遇害文琦婦沈氏文瓚婦張氏俱自經

德谿沈復旋崇禎丁丑進士宰候官還里不辮髮被縛於樹死

定海華夏性嗜古集蹟場屋乙酉貢太學閏六月佐義師丁亥四月坐

陰事下獄而脫十二月又坐繫竟被殺夏嘗誦元結語曰人生不能師

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今於山谷謂何君子以儉德避難若試輕羽僚

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婦陸氏亦自經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楊遵藏於

家

金華朱大典

東陽張國維

禮部主事臨川黃端伯於南京見總督洪承疇不屈承疇問　弘光帝

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臣不議君又問馬士英何如曰賢問安得賢曰

不事二姓承疇色沮又問如我者云何曰明公今日足報 先皇帝九

壇之祭遂遇害蒼頭 竭其貲購主頭厚具衣冠殯之自市棺大書

黃公之僕某乃就縊

福州趙恂工詩繪 自經

候官曹學佺萬歷乙未進士 丙戌 月

自經

候官齊巽不辮髮丁亥被執亦罵死

莆田黃中瑞

林說傅公壬午魁鄉榜丙戌敵至逃山中餓死

林尊賓燕公壬午魁鄉榜亦逃山中戊子秋敗死

周寰殷敷大學士周文鼎 汝鑑之子官水部戊子戰死 上俱莆田

候官林垐子埜崇禎癸未進士先是癸酉登鄉書力貧饉跡不一至公

府己卯紺費罷應公車青浦夏元奠令長樂縣其人無能致之邑人林
郎中　葉向高婿　甚重之壬午當北上度其田留於夏夏欲賠之三
百金夏曰子挂義不苟取公子孔碩之蓄亦計倍若投錙同赴脩具三
百金善之善也癸未成進士明年授海鹽令大得民和勢家斂肅乙酉
六月棄官航海去值隆武初官吏部　丙戌秋適家貧仍館翁
氏戊子義旅會峑如不應且燔翁氏不得已勉從之戰敗揮其子去自
中矢死子痛父亦死
前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殿大學士滕州高弘圖避地紹興閏六月
二十八日絕粒死
前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陽城張慎言寓蕪湖乙酉八月忿懣卒
孝廉　李純大學士建泰從子忿建泰失行上揖政王書歷敘建泰
本末削髮去

東莞蘇觀生起篤舜隆武初超大學士丙戌十二月望廣州陷夜自經
或言其富偵之僅御賜五十金母八旬餘
南海霍子衡故尚書韜之後歷太常寺少卿偕婦氏兩子婦一孫婦並
沉園中乃自溺家無遺育
十二月十六日錢塘大滌山東𦚢寺（一作東明寺）僧指庵曰丙戌　月　日有二十
二人奇偉靜儀貌免冑而入令炊三斗作飯豈一升作孔盒午具食並
恭謹如禮僧异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
建文帝像拜而泣止一人餘皆從之毋敢效也求浴裏衣朱殷多蟣虱
胸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箙鳥雀無一失鎧仗重鉄皮所佩荷包白
斤外其一人泣拜者挽鉄鞭重數十斤合二僧力能起彼運之如禪家
棕拂竹如意若無物者問邑里姓氏不荅以其北音知為北人也今安
所往彼泪隱隱承睫曰吾糗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

吳足賊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敵因之虐其民猶奪之民耳吾不忍也僧曰以諸君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如時之未易妄動投尊官徐爲所欲爲非晚也默不應諷之若空亦不應僧曰即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十彼安能難我僧曰自此至天目氏寨殆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之乎曰嘗按視一二所皆盜耳意他寨類之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詫天目徑山湖州之程者三曰吾之湖州曰湖州多守兵曰吾固欲遇守兵胄而出每一人胄夾二人力收之目欲逆火遇湖州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亡慈慨然歎曰吾多殺敵何益且吾所以來豈謂此鼠輩哉遂皆投碧浪湖死吊哉若而人殆文翁魏勝之流與海島之義士合而一矣

愚錄羣忠姑寘其死事者以俟論定嗚呼死者人之所重而人多易言之何與乙酉五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曹州何應瑞就縊其子投之僅

傷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楊繼垣聞來與出亡榜云北事從古所有以安人心因題御壁歷任本末生某年月日卒乙酉五月十一日時語甥徐某曰我時上未填容補之引觴令二妾孔氏宋氏投井死寘三棺殯其妾又手題楊某之柩遂死之常熟許重熙曰楊題柩有頃引二僕逃至秣陵關怨家擊死之吳駿公先生曰是歲一見楊良億甚安能走乎其引決無疑嗟乎餘子或需歲待月株累蔓染三木及身百口交引雖欲自活必不得之數矣故於死事者有斬詞焉雖然人有定品事有完負亦未可概論也環堵所錄就其著者若而人

白門語錄

陽城張貌山先生好九經內典不喜雜帙日兀坐枯想敷語予學問之要嘗曰講學有講之弊不講學有不講學之弊先生言取簡悟不主故常不煩詞說又深自晦也姜宮詹燕及講學留都先生秘不一言予私

緣之佚者半矣

論語極其渾淪大學中庸則論語之注脚孟子又學庸之注脚也

學而時習之　顏子不貳不遷便是習所學何事古人也說不出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接繼善成性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一天一地之謂道不須轉注故直接善性

僧家論因果歙說閻羅老子以閻羅信佛經也豈不有儒書乎佛教未入中國閻羅在甚處予舊嘗作文曰戒慎恐懼之君子決不墮三塗六道

格物或作感格之格或作格去私心之格或作格式之格俱不必論但問所格何物如忿懥好樂憂患恐懼皆是物也有所忿懥好樂憂患恐懼便非格無所忿懥好樂憂患恐懼便是格

好好色惡惡臭如何說誠意不過念頭金剛經云一切衆生俱從淫欲云云豈非色有共好乎然亦有苦行人不喜者惟至惡臭更無有不惡

之理如糞堆在前趨而避之此是自了漢若鋤而去之便是克復手段齊治均平不過如此可想誠意之妙

慎獨便是思誠　惡惡臭好好色何曾思勉得來

明德如明鏡明上着不得工夫刮垢磨光可也

大學知止只是知一路走更無別徑

明德即知也明明德即致知也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

有所既不是心不在又不是此却如何亦不說破但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

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俱八識田中帶來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是空空地位

觀未發必於已發若已發中節則未發可知

不覩不聞工夫在睹聞上用覩聞工夫在不睹不聞上用

君子而時中只是喜怒哀樂中節中節本之未發無喜怒哀樂故也漢光武哭更始帝極哀哭其兄不哀也是中節蓋當其時不得不爾

小人無忌憚只是不中節以先有一喜怒哀樂也

世間無一物不有主如街上驢馬雖多必以錢僱糴米雖多必以錢市眼前景物尚且如此況日月山川許大道理如何枉得故曰鬼神之為德闕將軍在玉泉顯聖云還我頭來有僧語曰顏良文醜安在鬼神也欺不得此便是誠故至誠無息說至誠又說天地如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人事又說造化可見天地萬物人事毫無分別大哉聖人之道大哉乾元俱可參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何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知天而未知不思不勉非天也知人而未知擇執非人也知天知人只是一誠誠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質之鬼神而

無疑鬼神也是色臭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聖人也是色臭上此關打得破何理不可格何事不可為人不曾發念耳

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大人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禮厚皆德性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皆學問事也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即生生之謂易惟生生故日章小人是襲取不能生生故日亡生生之本何在以其淡以其簡以其温到底不着跡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學中庸只一格物盡之惟精是格物惟一是致知仰觀俯察是格物通德類情是致知博文是格物約禮是致知人無二心人心道心勢不得不精精便是一那時止有道心無人心

惟天下至聖開口說聰明睿知唯天下至誠說完又曰苟不固聰明睿知兩章須合看

聰明睿知只是靈氣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靈氣之運用條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聰明睿知之靈氣生生不窮藏諸用故顯諸仁天地聖人原無忌也聖賢與愚夫婦原無忌也

宋儒謂天者理而已矣今人祭天難道是祭理

宗鏡錄分性宗相宗天命之謂性是性宗體物而不可遺是相宗淡簡溫是性宗遠近風自微顯是相宗

論六十耳順因曰吾人不獨耳要順即目也要順耳無毀譽目無好醜便是

八識識情也此八識是生死極根要從咽喉着力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與夫子云夕死可矣同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

信以成之要上下相信彼此相信不是一己如信而後諫信而勞其民

皆是

庚辰會試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生常問諸孝廉曰這學甚麼志甚麼問甚麼思甚麼俱無對

有性善有性不善堯舜桀紂是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中人是也無善無不善至善是也

人之性如天乙之水空空濛濛落在城市便苦落在山溪便甘落在江河便淡落在海便鹹吾人亦然水惟淡為真味人惟善為真性苦可使甘甘亦可使苦惟海中之鹹再不能挽回氣質之性也從天命之性出來 老子只是一坤卦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極妙能者可勉進於賢賢者不必其能

乾卦為堯用坤卦為文王用文王非不能用乾以其時則亢也鄂侯玖侯便是亢龍有悔文王也不專坤卦蓋乾體而坤用

用九即君子行此四德即時乘六龍

否泰俱曰拔茅茹可見用人關國家氣運用一君子便爲泰之始用一小人便爲否之始可不愼歟

幹母之蠱不可貞　凡在母后事雖正道不可認眞說去如左師觸龍之說趙后便妙

大畜四爻自牿其邪五爻自犢其過

蹇利西南坎本之坤六五居中故

繫辭或單言乾坤或單言六子言乾坤而六子在其內言六子而乾坤在其內

但言大員圖不必看方圖大員圖六十四卦在焉天地萬物吾身亦在焉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不必如本義所云滿天地間便是剛柔相摩八卦

相盪

易如何與天地準只是神無方而易無體

河圖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何以專屬若此天地間五行如甲乙木也甲為陽木乙為陰木便是一是二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數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氣也數與氣即理也如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以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數也而春夏秋冬之寒熱溫涼而萬物生長收藏盛德大業於是出焉此中何處分理分氣分數於何處尋太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有無極方生太極以太極本無極也

神以知來即是知以藏往知來者逆即是數往者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考諸三王而不謬

蓍卦爻聖人以此洗心及鉤深致遠等語俱不拘着蓍筮

乾坤之聖人以易簡始知險知阻若不易已先處於險不簡已先處於

阻如何能知險阻也不逆不億所以為先覺便是易簡

覺夢即生死也夢時即遊魂為變

天地萬物鬼神件件與吾人一體今人語及輒不信試觀六壬射覆者

或拈一莖草便知休咎得失夫人之休咎得失於莖草何預而靈通乃

爾非一體故乎

訓詁解書不如以書解書解書不如以心解書

素問人身脈名星經諸星名俱奇古初何所取義

唐山夫人詩衛夫人書千古詩字之絕

項羽為漢祖之功臣王郎為光武之功臣陳友諒張士誠為我　太祖

之功臣

韓信對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此非對君

之體宜云陛下南巡臣豈有不至之理

曹孟德文學書法兵畧千古一人若正其心術加以忠義當在郭令公之上令公明哲尤有福

周家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歷數聖人始有天下自成康後絕不聞有令主僅一虛王再商氏盛衰不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前靈氣發泄已盡便不可繼然制度文字綿密之甚威烈以後雖寄名諸侯之上尚懾息不敢動也

評閱古人書必眼各別或主經濟或主詞或主場屋未可概論吾意想之彼初旨又不爾也須通融看

或問聖人貴象數不貴心易先生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是象數剛柔合德便是心易仰觀俯察是象數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便是心易

蕭伯玉士瑋刻起信論解語及宗門先生曰不肖生平不喜譚宗瞿曇

氏四十九年說法未嘗有宗從來單留公案一則拈花微笑而已達摩東來始開宗乘諸公繼之自此多事然古德本性員悟當下應機偶為指示即如趙州和尚一領青布衫重三斤半不過困彼問及不得已借証令性相未明狂口棒喝豈不大悞天下後世也此事自有商量并鑽研也不中用如論語或問禘之說夫子答說又指其掌豈非吾孔子之宗乎他日夫子說一貫門人問曾子若復指其掌便落第二義矣

先生語楊飽齋侍御曰吾輩而今讀書非比諸生時博取科第也今涉宦途刻刻與死為隣讀書直為免死計一日不讀書有陷於死地不自知者更比諸生時要親切耳

夏初見盆花數日此盆景若丐者見之了不相關非幻乎然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設丐者煖衣飽食亦知愛盆景矣則塵心終在即吾人視以為幻亦非真幻也自有真幻在

嘗論及某君子因言居官有禮有法予曰袁了凡以大明律先畏服圖
亦是先禮後法先生曰此人善讀書君子懷刑便是一部大明律

某宦倨見邑令先生曰元許魯齋家居邑尉經其門魯齋聞呵殿聲立
起坐人問之曰父母官過不敢自安吾侍御時還里適主簿治行即入
巷避之鄉紳示重不在於此

縣令之任切弗輕視治朝廷之事自上而下至縣令而止吏民之事自
下而上從縣令而始

凡人皆有宿根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智無愚如　世宗皇帝好生是
道家宿根某學士生平不近色是禪家宿根臚胎馬腹披毛帶角一念
不善便墮此因然臚胎馬腹披毛帶角本性不迷也可成佛令人昧卻
因果耳

先生里居修海會禪院語同年某曰我修禪院當不費一錢請其故曰

財非我有不視為己物以世應世何貴之有其募疏曰竊聞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偷伽文道本相須見分岐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道於結縷遂迷因逐物今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死生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藏將來如赴死之牛犬步步已迫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功名富貴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即登友朋文字之地未證清涼盡前此尚有好醜兩途賢愚並舊後來只爭生死一路豪喆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落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上識神未泯總來妄想所招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生受

身如來說為可憐閻者豈虛語哉從來佛種從緣轉物須知良以發信者因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徹依實行權向上嶺通良在吾里有海會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縉紳先生後先項背相望雲鶴翔儀卒歛茲 水洞鸞綯采曾棲此雙林既現長者宰官應身說法合莊嚴供養成就威儀聽言繹若斯新此祇洹真俗同歸人天作眼睛依洄御免流浪一十二緣借渡慈航期渡脫於百千萬劫闍提壓是罪波羅檀施為先經云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即是病佛即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便為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茲讀四句偈於千劫萬劫永獲善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重覺海澄圓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人思韓退之力闢浮圖大都是排禍之粗至法王奧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說亦僅窺遊戲之跡止

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於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爲大事因緣借此化域徐趨寶所謹疏崇禎丙子歲杪朔一日刑部右侍郎張慎言書　或曰疏中單從隻身說起於普化之義何居楊時化曰此正所謂現宰官身而爲說法也

昔人論多藏厚亡原未嘗盛則亦未始亡　天下之物救天下之人勿視爲一家可矣

先生有讀書說曰人之讀書如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予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讀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耗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方乃

讀此而未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不止於死而已非喜而讀是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予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耳貧乏之人半菽不充疏食飲水可幸無死荼蓼之苦其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日費千金無下箸處勉强食之味如嚼蠟此其故又何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美食則諸侯垂於庶人無等有饍有醢有饈有飲有脩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芼蓼撰膳之制噫奉生之奢如此豈作法於凉之意也與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腳臐膮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醆醍醳也管韓諸書則豕胾魚膾腶脩脯羹也荀蘇諸子則粻餌粉酏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栭蔆椇棗栗榛梅也老莊諸子則薑桂椒蓼也靜則讀易讀詩頌則檀弓亙章愁而鬱則歌詩咏騷事牒則史鑑如春多酸夏多苦春宜羔豚膏薌夏宜腒鱐秋犢麋冬鮮羽也擻其精棄

其餘如魚去乙兎去尻羊冷毛而毳鳥臙色而沙鳴則不食也經則咀其實餘則挹芬如黍稷稻粱脩以爪食雉羹麥食脯羹也靈文貝葉則參朮蒼苓乎初食阿含深密次般若楞嚴次楞伽卒以法華華嚴飽焉始茗荈丹砂陰陽日月之精氣耶噫嗟何及矣予餓夫也必待珍錯而後飽則死久矣箪食瓢飲可以不死不知何者是予究竟資糧也噫